沅江副刊
艺风
主编：曹辉
投稿邮箱：hnrbyftg@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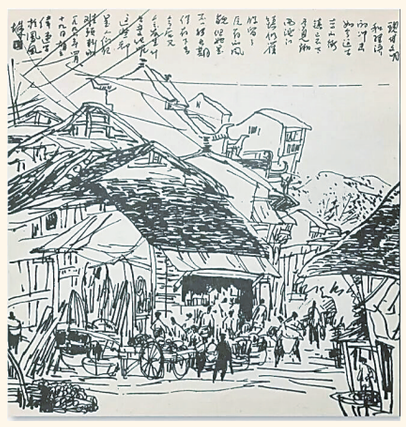
艺苑杂谈

沱江边的写生

胡立伟



本文作者（右）与黄永玉（左）。



胡立伟凤凰写生小记。

清澈的沱江穿城而过，两岸成片的吊脚楼相拥相逐，沱江水滋养着凤凰古城的土地，每块青石板都诉说着它的源远流长，粉墙黛瓦无不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底蕴。沈从文、熊希龄、黄永玉等，从古城出发，走向中国，走向世界。凤凰的美丽与灵性，被世人称颂。

人们喜欢凤凰，喜欢凤凰的民风质朴，喜欢凤凰的清幽别致，这里也是艺术家的打卡地。一次与黄永玉先生的邂逅，成了我终生的记忆。当时，黄老正久居家乡作画。1996年4月，湖南画院钟增亚院长派我陪同央美老师李行简师生一行十多人去凤凰采风，李老师与黄老是中央美院的同事，有了这层关系，黄老见面后格外热情。每每写生完毕，我们就去黄老家的小院促膝长谈。黄老讲话风趣幽默，与黄老聊天是种莫大的享受。从凤凰到上海，从北京到“翡冷翠”；从艺术到生活，从新与旧到传承与创新。他谈他的过往，聊他的木刻，谈天说地，海阔天空，每个故事都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黄老真是一个有趣的“老顽童”，小院时不时传出一阵阵的笑语欢声。

写生那年是1996年，正逢国家“九五”计划的开局之年。当时，边陲小镇凤凰“文旅”之风逐渐兴起，无疑给小镇带来了巨大变化。我在当年四月十九日的速写上这样写道：“现代文明和经济的冲击下，如今这远古的街道已不太多见，湘西沱江畔仍旧保留了原有风貌，但她是否能长期保留下去，今后又会发生什么，这些都是人们很难预料的。”这种发天地之问，这种“乡愁”，是文人根植于心的情怀。所以那次去湘西写生，我还有着另一种期许，想把即将消失的或可能会消失的凤凰旧貌做一个梳理。这也让这次写生格外有意思。时间一晃，事实证明，那些原汁原味的土家风情、苗乡烟火正在悄然地变化着，水泥钢筋正融入木构的古镇。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品读这批速写，显得弥足珍贵。

在凤凰写生的二十多天里，心情十分愉悦。有一天，我正在虹桥上画速写，当时这座桥还没盖廊顶，黄老慢悠悠地走了过来，看着我画。我忐忑地把画拿给黄老，请他指教。黄老看完我画的速写，半天没吱声，最后只讲了四个字：“要多用线。”正是这四个字，解开了我在研习中国画过往中的诸多困惑，令我茅塞顿开。“用线”在中国绘画中是极其讲究的，它不仅仅是造型手段，更是灵魂与核心。一根线承载着造型、情感、意境与哲理的全部内涵。以线立骨，通过线条的穿插、疏密、长短塑造出物象的结构与质感，线条交织所形成的疏密关系构成了画面上的节奏和韵律美，与西画依赖明暗光影塑造形体形成了本质上的区别。同时，线条的刚柔、徐疾、顿挫变化，也能表达和传递作者的情感；线条交织出的空间变化，以及“计白当黑”所形成的独特审美趣味，才让中国画富有“气韵生动”的美感。可以说，不懂中国画的用线就不懂中国画。用线既是技，也是艺。所以，中国画的“十八描”、山水画中的三十六皴法，以及文人画强调的“书写性”，都是中国绘画用线的经典范式，承载着中国人的审美认同与千年文化底蕴。

一来二去，我和黄老渐渐熟络，交流也就逐渐自然起来，我也学着乡亲们的叫法称黄老为“大伯”。黄老性情豁达，聊到高兴时，当即就在我的速写本上做起示范，直接画给我看，告诉我屋檐要怎么画，台阶怎样由下而上，又怎么样由上而下，树枝怎样由近伸远，又怎样正面伸过来。这些细节，在黄老的笔下表现得游刃有余。这些画稿对我而言极其珍贵，受用无穷。向黄老请教之余，我还特地问了一桩藏在心里的与印有关的往事。1989年的某一天，黄老在长沙九所宾馆作画，随身没带印章，经他学生黄珂老师引荐，我连夜为先生刻了四方印章。当时我与黄珂老师是师大的同事。次日，虽未曾谋面，黄老看印之后，大为高兴，即兴挥毫，题写了“立伟治印——扪蛇屠龙之手”。时隔七年，我问黄老那幅题字是否可以发表，黄老抽着雪茄，愣了一下，笑了，望着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傻’？送你的字，版权就是你的，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听了黄老一番话，我也会心一笑。许是意气相投，感念刻印这段缘分，黄老又拿起我的速写本，在首页上白描了一幅猫头鹰相送。幸福来得太突然，我不知如何言语，当天聊了很多，随后我俩伴着夕阳、乘兴而归。

那一晚，我兴奋得彻夜难眠，似乎整个小镇万籁俱寂，只听得沱江水滔滔不息。次日清晨，我醒得很早，暗自下定决心，要脱胎换骨式地把所画景点用线全部重新画一遍。遵黄老之嘱，我一连画了十多天，逐渐感悟到用线的美妙，一改之前的西画模式。由于画法改变了，速写的速度也慢了，想画一根很精准的线条，得全神贯注地反复琢磨。

那次凤凰写生，收获颇丰，有机会看黄老对景作画，又得黄老口传心授，夜里旁听李老师点评学生作业，渐悟李可染先生“对景写生创作”的理念，这样的机缘，一生难得。

时光荏苒，一晃过去三十年了。每当我翻阅这批速写时，余温仍在，先生的话语如润物细无声般滋润着我的心田。如今的古镇多了几分热闹与喧嚣。在湘西吉首、凤凰一带，黄老捐建了十座大桥，用大爱托举起对故乡的一往情深，他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新大众文艺看湖南

田埂边的美术馆

魏芸霞

渌江河深情拥抱醴陵城后，蜿蜒向西。河流两岸，金色的稻田笼罩在烟雨中，浓郁的稻香，在微凉的空气里氤氲、徘徊。山间树木苍翠，云雾缥缈。江南的秋色，冷清、寂寥，有着淡淡的诗意。

在醴陵茶山镇长沙岭村檀山组，一座白墙青瓦的庭院坐落在河畔一处三面环山的小盆地里。山脚村居色彩斑斓、错落有致，隐迹其中的檀山美术馆却像一只洁白醒目的仙鹤，停留在山脚稻田旁，随时准备振翅高飞。

拾阶而上，院内树木苍翠，假山亭台古朴雅致。大门朝着旷野洞开，门楣上方挂有“耕读乐”的古训，红漆木牌，古体金字。大门两旁挂有对联：食德服畴恭恪秉先民之训；敦诗习礼孝慈绵后起之基。落款为明末清初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方以智。牌匾陈旧，钉钉悬挂。大门两侧，翠竹摇曳，一枝新竹，高出庭院些许，直指苍穹。

往里走，是一个四合院。院内流水潺潺，音乐缥缈，清凉静谧。翠竹、兰草、桂花、铜钱草……满院的盆栽绿植，茂密苍翠，高低错落；假山喷泉独具匠心，鱼池水波清澈，锦鲤成群。墙角芭蕉志气高远，硕大的叶片随风舒展。四周回廊粉壁几无空白，书画、对联、牌匾让人目不暇接，置身其间，不觉沉醉。

一件件欣赏过去，写意的花鸟图，恢宏的山水画，书体各异的书法，潇洒恣意的雕塑、薄施淡染的花瓶，古朴的对联牌匾，无不彰显着主人的艺术品位。每一个角落都是一幅唯美的画卷，美学与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

厅屋一角，一幅人物油画赫然映入眼帘。画里人物发丝微卷，天庭饱满，表情细腻温和，眼神真诚睿智，整幅画面色调温暖柔和。画中的人物就是这方天地的主人——檀山美术馆馆长周树。

他是村里最早走出去的艺术家，也是醴陵市最早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学子。小时候的周树并不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成天吊儿郎当，一放学就在村里捉鱼摸虾钓蛤蟆。但他动手能力特别强。后来母亲因病去世，年少的他幡然醒悟，只有自己发愤图强，才能改变家庭和个人的命运。于是，他参加醴师补习班，立志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可他基础差底子薄，几次考试，文化成绩并不理想。几年的艺术学习，加上之前为母亲治病本就掏光了家底，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更加艰难困窘。他的父亲老周是一位眼光长远、重视教育的人，兑现了“只要你想学，砸锅卖铁也要送你去上学的”的诺言，卖掉老房子，举债三十多万元，供他和弟弟上学。

2002年，周树终于如愿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在他的带领感召下，弟弟及村里八位学子先后考上中央美院，在当地成为美谈。2015年，为弥补父亲卖掉老屋的遗憾，也为实现自己“耕读、传艺、弘文”的夙愿，他在青山绿水、峰峦叠翠的渌水之滨，在这稻花飘香，物语自然的檀山地界，亲自设计建造了这所美术馆。

目前，周树老师受聘于中央美院，常居北京，平时不常在馆内。真正拥有这方天地的是当地的村民和孩子。他们可以像邻居串门一般，随时进入馆内欣赏艺术作品，亦可在馆内嬉戏玩耍，看鱼儿游弋，赏春花秋月，听冬雪落下，还可以坐在院子里闲话家常。空闲时，周树和夫人薛聪也邀约朋友在这里雅集，举办美术沙龙、画展、挥毫泼墨、讨论学术。前来听课，参加活动的，有学子、文人雅士，也有普通乡民。

如今的美术馆，已成为学生的美育实践基地，是当地老百姓共享文化滋养的一方园地，慕名而来的艺术家、学者更是络绎不绝。这座田埂边的美术馆，让艺术落在檐下、院中，融进这片土地的朝暮烟火里。



檀山美术馆。 通讯员 摄

影视观察

“大”先生与“大”学生

刘郁琪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果大师可称为“大”先生，那真正的大学，除了“大”先生，还应有“大”学生。由湖南省电影发行放映中心有限公司、青岛众传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和发行的《师生》，在当下市场并不讨喜的红色题材赛道里，聚焦于毛泽东这位“大”学生与湖南一师几位“大”先生之间的往事，把什么是真正的“大”先生与“大”学生，叙述得既严肃庄重，又活泼接地气，让人惊喜。

伟人的故事，自带宏大特质。但《师生》没有依照惯例，讲述伟人在烽火岁月中的丰功伟绩，而是选取他求学时代的一些师生往事，且始终聚焦其作为学生的一面，让观众找到了平视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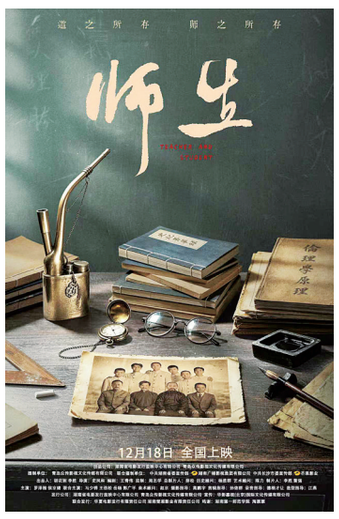
主席与袁吉六、张干、徐特立、杨昌济四位老师的交往，历史经纬清晰。影片没有刻意制造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以凸显情节的传奇性效果，而是以“大事不虚”为原则，分段逐一展开他与四位老师的关系。这或许少了些错综复杂的刺激性与爽感，却更符合日常生活逻辑和历史实际。为了保真，影片中的校园建筑、装潢，人物的服饰、装扮等，也基本以写实风格呈现，充满历史质感。但这不等于影片就是一部纪录片。它用“大事不虚”的原则保证主干情节写实与庄重的同时，也用“小事不拘”的方式，让故事的细节显得活泼与接地气。影片以浪漫风格，表现了手撕作文、徒步追车、袁门立雨等情绪饱满的场景，做到了写实与浪漫相结合，严肃与活泼相统一。

伟人这个“大”学生，与他那些“大”先生们的故事，发源于一师，却贯穿于一生。电影是时间的艺术，要用平均不到30分钟的时间，分段式逐一表现与四位老师长达几十年的师生情谊，殊为不易。为此，影片采用了忆往昔的倒叙视角。影片开场，一个特写的背拍镜头，主席高大伟岸的背影站在门口，镜头反打，主席坐在书桌前翻阅老相片，时为1952年的北京冬天。童稚未脱的李敏、李讷跑过来，问主席照片上是些什么人。伟人由此开始讲述他与四位老师的故事。这种设置，一方面让影片自带第一人称视角的感染力。另一方面，以小孩为听众，使得整个忆述有一种长辈娓娓讲述、启迪晚辈的温馨。

主席的忆述开始之后，电影的镜头、场景，不断随着回忆的思绪在1952年与1914—1918年之间切换，与徐特立的故事，甚至还插入了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间”。几个历史时间之间的反复交叉，使电影既符合回忆性思维的流动性特征，也不致陷入单纯讲述一师期间师生故事的沉闷。为此，影片巧妙地大量采用画外音。这些画外音，伴随着忆往昔的调子展开，常在先生们对青年毛泽东的教诲之后响起，画中是当年受教的“昔我”，画外是作为当下忆述者的“今我”，内容则是“今我”对“昔我”认知的补充与超越。这说明，即便如毛主席，他的思想与认识，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当然，影片的“忆往昔”，绝不只是方便讲述故事的形式，更是要传达一种精神：什么是真正的“大”先生？什么是真正的“大”学生？影片集中表现的四位老师，学问背景不同，身份立场各异，行事风格迥然，但潜心学问、精心传道、爱生如子、气魄宏大，却是一致的。袁吉六治古文，对毛泽东的新派作法不满，却对之苦口婆心，希望他即便治新学，也要打下古文的功底；校长张干在军阀压力下要开除毛泽东，最后撤回了开除通告；徐特立知行合一，特别欣赏毛泽东的敢作敢当，甚至为受伤的他俯身洗脚；杨昌济学贯中西，不遗余力地鼓励推荐毛泽东。

如果说，老师们用各自的方式阐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大”先生，那毛泽东则用一生的行事表现了什么是真正的“大”学生。青年毛泽东，关心时势，坚持真理，敢于担当，对于先生们的训诫，他人格上尊重，思想上却不盲从。认同者，他追随左右；不认同者，他据理力争。中年毛泽东，为袁吉六先生捐资修墓，尽管当年并不赞同他的观点；张干校长风烛残年、贫病交加，他在菊香书屋接见，谨执弟子礼，尽管当年一度发生严重冲突；对于徐特立、杨昌济，他更是满怀深情，铭感五内。这一切，把尊师重道演绎得淋漓尽致。不同时期的毛泽东，用学生身份相连，传递出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学生。



《师生》海报。

没有早年这些“大”先生们的教育，或许就没有这个“大”学生的登场。但若不是主席这位“大”学生，这些“大”先生，或许也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影片结尾，镜头再次切回1952年的北京，主席给孩子们讲完老照片的故事，缓步走出菊香书屋，屋外银装素裹，主席叫出李敏、李讷，驻足十字路口，和孩子们一起仰望星空。

这显然是极富象征意义的镜头——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既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这是当年的“大”先生们给予主席的启迪，也是主席这一“大”学生留给我们的智慧。

翰墨飘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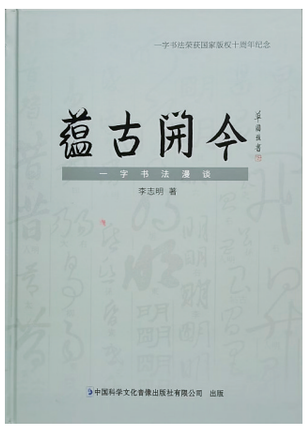
从一字读懂书法

徐秋良

金秋时节，湘潭书家李志明新著《蕴古开今·一字书法漫谈》，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推出。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书画鉴定专家单国强为本书题写书名，并在序言中评曰：“湘潭书家李志明，探古人之玄微，极前代之工巧，感悟书道，创一字书法，覃研书论，造自我境界。”

《蕴古开今·一字书法漫谈》凡二十章，二十八万字。志明先生以“漫谈”为径，以书道为舟，凭精彩的构思、隽永的文笔、独到的见解、思辨的论据，引经据典而不泥古，旁征博引而有新意，谈古论今，纵横捭阖。他将一字书法的释义、特征、命名缘起、创作宗旨，乃至书法眼、视觉张力、嵌名创作、主题系列创作、对外展播等实践要义，连同这一探索背后的历史传承、时代背景、时代精神，以及民间文化等时代内涵，娓娓道来，生动阐发。全书架构凝结了志明先生几十年跋涉墨池、磨砺于方寸之间的艰辛与硕果，呈现给读者可品读、可传承、可效法、可研讨的书艺理论体系。

新著沿用朴实笃学“形音义互求”的考证方法，梳理汉字从殷商甲骨、西周金文、秦汉简帛到隋唐碑刻的千年演变轨迹，追索“一字书法”的历史源头，厘清单个汉字背后的图像演变、礼制内涵与先民哲思。作者对传统书艺精髓进行了精准拆解，从先人造字的形象本源，溯源历代书法的笔法技法章法，再回到传统书论的精神内核，层层递进，句句求证。



在理论体系的搭建中，他提出写字、释义、感悟三维融合的创作布局。以一个主体单字如主峰巍然矗立，周边辅以小字、诗文、释语，似群山呼应、众星捧月，令作品气韵连绵，富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他用自己几十年的践行告诉读者，书法创作当恪守传统法度，又不墨守成规，贴近时代主旋律，将红色文旅、家风家训、家国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题融入创作，探索契合当代语境的书法之美。